

神  
示  
苍  
生  
三  
部  
曲

# 红尘

映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神示苍生三部曲

# 红尘

映泉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映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神示苍生三部曲; 1)

ISBN 7-5354-1634-9

I. 红… II. 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660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刘 英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85837121)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5.375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330 千字

印 数:5001—8000

ISBN 7-5354-1634-9/I · 1267

定价:28.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 自序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翻遍古籍，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舞台供如此之多的人尽情驰骋？也许经历过太久的沉闷，也许适应了过长的贫寒，突然拆开了身心的束缚和思想的禁锢，我们看见的空间是如此之大，道路是如此之宽，于是，蓄积得过久的力量便迸发出来，为了民族的昌盛，也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万众一心，各显神通。

千载难逢的机缘，却也有千年未遇的难题。各自想着各自的命运，各自制定着各自的目标，因此，这世界变得奇妙无比，而又神秘莫测。梦寐以求的，一直没有看见；仿佛就在手边的，竟越求越远；算盘拨得熟练的，反倒被傻瓜算了；小心谨慎的，在关键处却虚了一脚；爱得死去活来，哪知是个误会；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是个盟友；拼命挣来的，未必是想要的东西；艰难跋涉的目的地，原来竟是不想到的地方……朋友的圈子重新组合，情人的标准重新审视；利益与道义，有如熊掌与鱼，往往不可得兼；得到的与失掉的，好

比西瓜与芝麻，常常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些，便是被五彩缤纷遮盖着的现实。

这套书，展示的就是这种色彩。总题目叫做《神示苍生》，寓意在于苍生的不由自主。这神，是百川归海的大趋势，不由你不动；也是似近却远的灯塔，让我们难顾风雨，同往那一个方向奋进。

第一本叫《红尘》，说的是今天的人间烟火。

红尘滚滚，人海茫茫，大家都在追寻什么？恐怕我们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一个村姑，何以跟海外大贾撞到了一起？一个谁都看不起的老头，怎知他不是个卧薪尝胆的勾践？海内海外，穷乡都市，莫名其妙地筛到了一起；君子小人，文人武夫，糊里糊涂都成了同一幕戏的角色；过去未来，新帐旧债，都将在这一刻一笔笔清算。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想不到的事正在发生，这就是今天的奇妙之处。谁都不甘于寂寞，都要展示自己的魅力和能耐，便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碰撞，悲喜剧就这样产生了。既是红尘，便不是那么纯正，许多道理，许多感悟，只有在碰撞之后方能明白。

第二本叫《伤舟》，顾名思义，受伤之孤舟。

之所以受伤，是因为那个多风多雨的年代，更因为他自己爱在海浪中颠簸。一次次成功，一次次失败，事业的成功处，就是人生的失败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这是特殊年代送给奋斗者的至理名言。然而人对事业的追求和对功利的渴望总是压抑不住，尽管碰得遍体鳞伤，仍是管不住自己。弄到最后，他将全部的热情用来对付人，伤了别人，更伤了他自己，直到他发现得到的反比失掉的多。八年前，我将它的一部分在杂志上发表，取名为《人约黄昏后》，曾赚取过几

掬同情的泪。经过重新打整，换掉了女主角的名字，因为她与另一主角同是一个“云”字。

第三本叫《积垢》。是社会的尘垢，也是观念思想上的杂汁。

桃花盛开之时，细菌也苏醒了；打开了窗户，随着清新的风，也飞进了苍蝇和蚊子——这是人们对新时期的总结。春风荡漾中，一幢幢高楼大厦在汗水里矗起；色彩纷呈下，一笔笔金钱在谈笑风生间转移。大都市如吹气泡似地膨胀，豪华车像变魔术般地增多。楼内笙箫管弦，楼外仕女如云，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晕晕乎乎都做着奇怪的梦——难得将它一笔说清，借一首元人周文质的散曲，来形容一下这风景。题目叫《叨叨令·自叹》：

筑墙的曾入高宗梦，钓鱼的也应飞熊梦，受贫  
的是个凄凉梦，做官的是个繁华梦。笑煞人也末哥，  
笑煞人也末哥！梦中又说人间梦。

再说说这部书的来历。有人说，现今创作是长篇不及中篇，中篇不及短篇，短篇不及报上花边（有人叫文化“快餐”，有人叫“文化零食”，不是鲁迅的花边文学）。我这人反应迟钝，不信邪也不听劝，再加上除了爬格子别无事情可做，便横扛竹竿进城，憋到底了。不但写长篇，而且一写就是三大本，我就不信卖不出去！十二亿人，总不成都去吃零食了，总不成找不到几个知音。我就这么想着写着，三大本便产生了。这是聪明人不会去干的买卖。

我是个专业写书的，既无丢不起的身份，也无摆不脱的

政务，倒好，有足够的时间写，直写得将爬格子当跳舞打麻将，有滋有味，倒不太在乎出路。我的朋友多，工农商学兵，大亨穷光蛋，方方面面都有联系。有人开玩笑说我社会关系复杂，其实这也好，到人所不到，便见人所不见。而且还做过几年生意，为了知道梨子的滋味，亲自去啃过一口。几年下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得意的，赚的是小钱得的是小利，真正赚得多的却是一脸麻木；要死要活的，输的只是小本，输得多的倒说“问题不大”；那些为了还银行贷款愁眉不展的，贷的钱一定不多，欠大钱的反倒气壮山河，要银行去叫他爹娘；钱是资本，有时候穷也是资本……这些都是生活，是我的朋友们提供的生活来源，是我尝了那一口苦涩的代价。你要做生意？你要找门路？你要了解行情？我就先请你掏腰包买上这套书，读完了我们再说。

有人说，市场经济了，卖得出去的就是好书。但又有人说，地摊上的东西销量倒多，却是乌七八糟，真正的好书出不来，意思是说，卖不动出不了的就是好书。我既不信没人读的就是好书，也不信有人读的都是好书，尤其是非学术著作的小说。是好是不好，各人自有各人的尺度，能够让读者在书中找到一点共鸣的东西，便是写作者的欣慰。

## 第一章

### —

云雾山半腰有一道陡峭的山崖，远远望去如被人竖着凿了一锹，崖下便成了一块平地；山崖的下面有一个洞，洞里滴出一股水，便使这道山崖和这块平地有了些神秘。围绕它有种种传说，有说是观音大师在这里坐过一屁股，有说那崖壁两旁凸出中间凹进，而且是肉色，是个繁衍人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这里曾坐落着一座大庙，叫普通禅寺。那一股水被圈在寺后，和尚们在一大块平地中间建造了一个池子，将水从洞里引到池子下，让它直往上翻，远近有病的人跑来烧香然后喝这水，病就好了。也许因这块平地除了池子再无别的建筑和花树，也许让人作着生殖的神圣联想，那崖壁上就有什么人凿了两个大字：净界。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什么原因，庙没有了，那水也干

得细如小儿的尿。和尚们树倒猢猻散，依靠大庙吃饭的一户人家却搬不走，只得在山上苦熬。大庙的遗址上种着庄稼，大庙的砖瓦被砌进了人家的猪栏牛栏，一些能搬动的柳木雕的菩萨进了那些人家，被藏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

又过了不知多久，参天大树没有了，云雾也淡了薄了，倒是那两个字显得透彻，让人思古的同时，又不免觉得那简直是一个嘲讽。

然而天下事不可简单概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世界的变化堪称天翻地覆，尽管那些住在角落杳见的人们依然和多少年一样，慢悠悠无可奈何地生活着，但有人从这块净而穷的土地走出去了，竟在大都市叱咤风云。望着那树林背后升起的缕缕炊烟，听着在山崖间回荡的牛铃声响，有谁会想到，一个大公司的大老板，是从那一溜背背篓的村姑中走出去的？不过认真一琢磨，似乎也可以理解。天赋胆量加机缘，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可以造就各种人物的。而云雾山人的解释却要简单而又神秘得多：

“你认真看看这块地方，再想想那两个字吧。”

大庙的遗址上没人敢盖房，因此在那块肉色的崖壁下，长满了野草开满了野花。崖壁两边，无次序地摆着一户户人家，房子高大但大多破旧，房子里摆的也是用了若干辈人的破铜烂铁。他们入冬就烤柴火，房子家具连同衣服都熏得黑不溜秋。这地方出生的女孩儿竟无一个不美，不幸生在这么个地方，即使西施杨贵妃落入这般地步，也贱得不如一只羊一头牛。山上人大多姓傅，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中间那一排屋角高翘，一连四个大门，足可证明某一代曾有过不短日子的气派。几十年前有个不守家规的姑娘跑出大山，在山外大走

红运，还给家里寄过不少钱。但那姑娘出去后再没回来，留下来的是一些令后生少女们想象的传奇故事。

那排大房子的当头第一个门里，户主是傅大有，据说跑出去的那个姑娘就是他的老姑妈。老傅已年近六十，“大有”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希望。可惜现实中的他什么都谈不上有，倒有一溜三个姑娘长得嫩葱似的。每想起这一点，他就恨声不绝。没儿子等于断了香火，没儿子也等于没了劳力。他唯一能打的主意，就是在嫁姑娘时多要点彩礼，找个能供他钱用的女婿。因此在大女儿高中毕业以后，他就严禁她外出，一边就等媒人上门，谈生意似地讨价还价。大女儿高中毕业已经两年，两年中足有一打媒人领来一打后生上山相亲，他跟卖牲畜一样让女儿出来供人参观一眼，然后是艰苦的谈判。尽管这丫头模样儿俊俏，天份很高，却仍不免一拨又一拨的人走了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于是他的脸越来越阴沉，哮喘病越来越厉害，仿佛一头猪喂成了精卖不出去，让他不堪重负。

一年又快过去了，老傅怕的就是冬天，一动就喘成一团，只有赖在火边捱时光。大丫头叫彩云，自己嫁不出去如债务缠身，只好自觉地承担起里里外外繁重的劳动。这日傍晚，她赶着两头牛背着一捆柴往家走时，老远就发现家里来了人。往常，总是等她回家烧火做饭，可现在烟囱在冒烟，这就是来了客的征兆。什么客人？她自然而然就要联想起爹妈给她找婆家的问题，于是本来不轻松的心里陡然更加沉重了。果然，一进稻场，两个妹妹就像小偷似地钻出来，悄悄告诉她，一个老太婆领着个很可怕的男人来了。她的心顿时一片冰凉，灰着脸，什么也不说，将柴和牛交给妹妹，走进大门，钻进了卧房。

房子的结构是两进，进了大门是厅堂，两边是跟厅堂同样深的房子，一侧成了姐妹三个的卧房，另一侧堆着人吃的粮食猪吃的饲料还加人和猪共吃的南瓜红苕之类的东西。厅堂里层是天井，天井之上是客房。客房显然被客人占据着。再后才是厨房，她要去厨房洗脸洗手，就必须经过客房，现在过不去了。这是今年的第几拨？弄不清了。不用看也不用说，那个男人好不了的。有本事又俊俏的男人，谁愿意上这穷山上来找她？老爹的决心是要把她嫁下山去，他图的是钱，但口里却说“这是为你好”。她愣着，不知今天这一关又该如何过去。

妈像一个幽灵悄悄溜进来，苦巴巴地笑着：“彩云，镇上的姨妈来了，这回说的姓朱，在镇外的朱家畈，是开拖拉机的。人虽说岁数大点儿，家里还可以。把衣裳换换，出去吧。”

她已经听妹妹说了，那个人很可怕。换什么衣服？就这样吧。她不想换。可看看自己的装扮，不止寒酸，对女孩子来说简直是残酷。上身是妈十多年前唯一的一件时髦装，蓝涤卡褂，如今已经发白了，胳膊肘那儿还有洞；裤子短得遮不住脚颈，膝盖和屁股上都打了补丁；光脚上套一双破解放鞋，沾满了尘土，还没进腊月，脚颈就已经皴得如一块栗树皮。她知道，这副形象会让人恶心。她希望那家伙倒了胃口马上滚蛋。她叹口气，出去了，把妈扔在后面。不来客时，一家人取暖就在厨房的大火笼边，里面燃烧着巨大的树茭。来了客，才生一盆木炭火置在客房。火盆边有两个衣服鲜明的人，老爹一旁作陪，被那两个衬得如一个裹着泥巴的红苕。

“彩云，快叫姨妈。”爹的口吻怪亲切。

“姨妈！”

“这是朱哥。”

“朱哥！”

她按爹的嘱咐叫了两声，脸上挂着艰涩的笑，向客人点一下头，脚下如遇见了鬼，几步就溜进了厨房。凡来的老女人都是妈的姊妹，她都不知认了多少姨妈了。躲到厨房烧火做饭，可以不出去了。断断续续，她听爹以无比沉重的声调向两位来客介绍，他的彩云读完高中花了多少钱，在家里又是多么地听话，仿佛他的彩云已不在人世了。说得伤心，还哽了一下。她在心里冷笑，这不跟卖牲口一样吗？爹在外面是一副木讷的忠厚老实相，但在谈判买卖中其实毫不糊涂。

妈又跟来了，脚下没一点声音。她坐到灶门口问：“你看那个人怎么样？”

彩云没有回答。怎么样？瞥了一眼，没认真看。那形象的确可怕，粗眉毛，大嘴巴，如一尊可怖的金刚。

“儿呀！”妈开始抹眼泪了，这是一种攻势，“这回就答应吧，啊？做女人，就这么回事，什么郎才女貌，那是命好的人唱的戏……山上的年轻人都快跑光了，就是有，你找谁不是跟妈一样，又在穷山上守一辈子？今年这已经是第五次来了，饭菜也去了不少了……”

她有满肚子气，奈何不了爹，就拿妈泄愤，侧过头瞪着妈问：“我在家又没白吃，怎么老像白菜萝卜卖不出去了，要逼我走呢？”

“你爹去年治病，借人家的钱，连本带息六七百了……”妈有些怕女儿，回避着彩云的目光。

“我在家累死累活，里里外外全是我，一年值不了六七百块钱？”

“儿呀，有些事……你最终还得出门呀！”

彩云心头动了一下，不再往下逼了。她凝望着灶膛里的熊熊火光，说不出苦还是恨。“有些事”，是些什么事？她根据妈的神态，推测出里面必有文章。再想想爹对妈的态度，越想越觉缺乏疼爱之情。爹尖嘴猴腮，两肩高耸，胸腔被压制着从没展开过，严重的哮喘病仿佛与生俱来，从记事起就是那样了。他比妈大近二十岁！可妈如果不是贫困，应该是很漂亮的。妈为什么出生在山下却要嫁上山？天下男人多得很，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难道，妈曾有过什么私情？这种想法一露头，就被她迅速赶开，多少次都是这样。可是，往往许多事又逼着她去想。

饭做熟了，天也黑了。她必须和客人一起吃饭，这是躲不脱的。

饭桌上，那个姨妈如一只斑鸠絮絮不休，对那个男人夸彩云，又向彩云夸那个姓朱的。她说，朱老二跟他妈两人过，最近买了台拖拉机，跑运输蛮赚钱，他一个姐姐早就出嫁了，等等。吃完饭，妈收碗，爹让她过去坐坐。她突然产生了想干点什么的念头，当爹再一次吆喝的时候，她问妈：

“妈，你说清楚，爹为什么要逼我出嫁？”

“我不是说了吗？”

“那都不是理由。”

妈叹了口气说：“老东西爱钱。再呢，他指望你在那里落脚后给你两个妹妹找个家。”

“我是打前站的？”

“他是这个意思。”

“还是不对。”

“还有什么不对，小祖宗？你要把妈逼死呀？”妈的眼泪又出来了。

彩云冷笑：“爹什么时候疼过我？我从记事起他就没有跟我笑过。我怕他，因为我是晚辈。可是你为什么怕他？你不告诉我，我也就拚了，大不了一死。”

妈见女儿的目光有些怕人，只好左右望望，悄悄说：“儿呀，妈年轻时候不懂事，走错一步，不然，怎么会嫁给你的爹呢？那时候……”

门“咣啷”一声，爹进来了，在昏暗的灯光和黑色的屋子映衬下，那双眼睛像恶兽的目光，让人骇怕。他压低声音怒喝：

“叫你几声你没听见？”

她望了爹一眼，说：“你别发火，我答应了。我马上去。”

妈脸上满是疑惑：“你答应了？”不答应让她痛苦，答应了她又感到意外。

她怪模怪样笑了一下：“你不是要我答应吗？”

妈低下了头。

老爹的目光从她发话的那瞬间起就变得和善了，他凑了拢来，说：“儿呀，爹也是没办法。这个王八蛋哪像个人，简直是普通寺的恶煞！你收好了过来吧。”他恨一声，低头走了出去。

爹的话不能令她感动。她清楚记得，上次她回绝了那个提亲的人之后，他跟妈吵架时说：“读他妈的什么书，读成了个二吊子！天生是你妈的杂种相！……”也是从妈刚才说话的瞬间起，她对爹也忽然没有了同情和尊敬。

“儿呀，那个人……你同意了？”妈问。

“越丑爹才越满意，这你也不懂吗？”

## 二

爹能够笑，也能够疼人。亲事一定，他的这些美德就施展出来了。田里菜园里需要下工夫，他不让彩云伸手，总是说：“你就在家里，我去吧。”晚上牵牛回来她去接，他也说：“你进去，让妹妹来干。”他厉声驱赶两个妹妹做这做那，却从不喊她，跟她说话时那声音怪体贴的。他已经拿她当朱家人，是寄存在这儿的贵人。彩云也就不客气，望着他哼哧地干每一件事，仍心安理得地闲着。她明白，爹是要她养着，把脸养白，把皮养嫩，把皴裂的手和脚养好，然后好很光荣地把自己贡献出去。

出嫁的日子定下来了，正月初十。人家结婚大多是初四初六，最多初八，可老爹用心良苦，对妈说，正月有菜，让彩云多吃几顿。老实的妈以为他疼女儿，可彩云却看出了那份儿心机：多吃几顿会养得更好。朱老二要约彩云去领结婚证，老爹不让，他怕那小子借机破了女儿身到时候耍赖。为了不劳累彩云，也为了防止人们给彩云泼冷水，出嫁的家具包给人家做，多出几个钱，横直是朱老二的。

白天，爹妈出去干活，两个妹妹去了学校，彩云就生一盆木炭火，坐在火盆边看那些不知怎样流到山上来的杂志。每本杂志都有封面，每个封面都有丽人，每个丽人都穿得很少，裸露出来的嫩胳膊嫩腿十分残酷地刺激着山里的姑娘。彩云总止不住要打量一下自己。自己不差。对着镜子，里面的人儿那么可爱，那张脸儿如上了粉似的白里透着自然的红晕，嘴

巴红润而多肉，虽无钱保证每日所需的牙膏，但隔三差五地刷那么一次，也足令牙齿如上好的瓷器闪着迷人的色彩。没到野外劳作，才几天工夫，手脚的皴裂处已在结痂，待痂壳一掉，便又是白嫩的皮肤了。这样的人儿去供那个朱老二消受？在那些杂志里，没有少登男女情欲方面的知识，她知道女人也需要男人的。可那个朱老二，会有哪个女人敢需要？

不，不能跟他过一生！更不能和他生个小猪八戒来。

七想八想，仍然要想起妈的半截话。妈才四十岁过一点儿，仿佛要和老爹般配，尽量地穿得老气，久而久之，从外观到内心，都成了老太婆。她看过妈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那是在家做闺女时去城里照的，虽说穿得不好，但那长相很不错，而且脸挂着自然的笑容，那双明澈的眼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二十三岁还没出嫁，嫁给爹不几个月自己出生，其中的奥妙不言自明。可是，那个人是谁？她回忆着自己格外好的人，竟无一点线索。中学的冯老师对她好，她不上学了，他一趟又一趟地来家动员爹妈，甚至还搬来镇党委书记做工作。没钱，冯老师不惜自己掏钱给她买餐票，而住宿费免收。可是，尽管老爹巴不得不跟她见面，又怎能容忍一个冤家跟她团聚？镇上的方书记对自己好，为她能好好上学，利用职权为她争取助学金。可方书记是自己出生以后才调来这个镇的。妈扔下那半截话再不提起，她也不想再问了。她现在想要做的，是下一步怎么走。爹没把她当自家人看了，她也就没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了。

每日就这么养着，时间就晃得快。待嫁妆搬进屋时，她的皮肤已跟新家具的油漆一样有了光彩。老爹出门进门，虽然正面打量她的时候不多，但她看得出来，他的眼神里流露

出欣慰，那是一个农民看见小猪长得快才有的神气。

过年前一天朱老二来了，杀了猪，提了一块肉给丈人文母辞年的。他的大名叫朱文茂，她觉得很滑稽，肚子里仍叫他朱老二。爹对朱老二的到来仿佛期待已久，眉眼嘴巴都成了半月形。两个人关在客房嘀咕了半天，然后特许他去彩云房里坐坐。因为彩云把一盆火端在卧房里头。心理上没有了爹的压力，她也就不怕他。在学校时她的学习成绩优秀，如果不是家里太穷爹不准她高考，说不定已经进了大学或是中专。经过了多少答辩，见过了多少人物，此人有什么值得怕的？她知道他在她不注意时眼睛不老实，但一面对面，他的目光却又躲躲闪闪，那是专门玩小心计而上不了台盘的表现。

“你在屋啊？”他笑一笑，嘴巴就大得像要吃人。

“坐吧。”

他一坐下，妹妹就端来了茶，不像往常大事小事都叫彩云。他在火盆里自己点支烟，借以稳定情绪。这个小动作让她觉得可以俯视他。

“你多少岁？”

“三，二十八。”

“上过学吗？”

“初中……”

“毕业？”

“读不进，肄业。”他瞥一眼，见她一副傲慢架式，心里慌了一下。但她的衣服是旧的，家是破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贫富差距使他镇定下来，“小时候太调皮，不愿读书，只愿干活儿。”他再笑一下，牙是黑的，牙缝尽被脏物塞满，不知几辈子没洗了。